小倉山房文集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
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
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淺語俚詞理障語皆非
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議從門八家之說雖
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
世遵之治獨譽之者按惟吾友于才太史拙擊弊而空
之記後川做紀論辨川縱橫後事或斂或縱抑揚爲之
而大與起起落行總不齊一凡守此其志也乎裁而下
傾有定論同徵光文杭世駿序

讀閱文超隨

我讀隨園文大史之宦從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嚬嗟不及僞但失真先生璩官抱與積胎息元氣藏精神獨觀萬物求其根撥時賨流手把捫天綱地攬心吐吞我文之大如是云庶幾成君一家言百年數手代數人特爲傳志因見聞道者貴者功德卬卑者賤者志表勤孝義節烈困尨難正氣鬱律生光芒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類倡湧石渠金匱遺佚賴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職井大將軍例廣論事捫蝨敍明微遊用討河術利弊得失豈毛分規則卧官江湖仲亦擾亦婉訓道商祝可愛之迴怒忍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非指實氏州之勵競風流浮文人

之文斯可焚讀詩論世許及申一洗俗塵千年學日請
序記別有邈縈微嶠深荆公倫辨才發氣亙此馴玩之
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同工鈞補以學識成形彤彩羽
歷久細緻纖續絲沃潺淪宿因舟幹三液膠必均飽人
治葉綴總勻稿成讀之覺怡怡數易稿本誰鈍勤我望
海洋雖退斧字字啜我腸和溫我翁志節堪九原言行
完美要終渝叩頭陳狀涓涕涕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
賤子亦史臣已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假德州盧氏列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様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襍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稾編者悞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

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居焉而權文公碑稱公乃大司馬翼從爰防鑾賻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讀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濟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珏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祭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宋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

稱按察使布政使為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鑒述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述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梁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為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為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　本朝

論嘗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則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者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卻兩州字兩總管字文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卻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亞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亦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

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尊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宜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滎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冦盧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順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遷云云皆省却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潁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間之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

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監法
議有脚價脚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
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
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列
段秀實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者國先賢傳
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
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
寬

一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謚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謚法爲
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謚之狀久不行矣唐宋諸大

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諡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之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神道碑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神道碑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做此例閻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諾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實因其俗稱諾謝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為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為章佳公將來世不知為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孫始皇本姓嬴生于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佟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為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列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于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家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始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删前擬付之剞劂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趾屬成文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

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于後始于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書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已見者拘士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譬以偶異于賢人則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後序

初先生以制舉文冠海內後生小子爭摹倣何謂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于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義卽歉然以少年刋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然其文者爲知己于是竊歎先生之虛懷好學不可及而世之媚人之文以求知于人者其必爲先生之所唾棄也久矣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史漢文章之正統而外間科舉之說盛行徒知有先生之時文而已不知有古文也其或借先生爲聲援者亦徒知有先生之詩而已不

知有古文也而于舉世不知之時又惟轂芳知之最早而好之也爲尤篤卽轂芳之好古文而敢執筆以爲之也亦實因先生之教而後轂然不搖于俗見至于今葢二十有一年矣然則先生之文集轂芳烏可以無言乎哉葢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傅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緝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誕無定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于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誇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予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疑者曰隨園之辭章

不必言經濟尙可于其吏治信之若目以理學毋乃同所好而失于誣乎予曰不然夫言必求肖于周程張朱而后爲理學憶此世之所以多僞君子也隨園于同時之講經而株守漢學見與惠棟論學書講道而虛崇宋儒見與是鏡書必爲文以闢之不遺餘力俾支離穿鑿迂濶無用之學自呈其僞以不使溷吾學之眞故其見于文者無一字及于經而無非經之精華也無一字及于道而無非道之充寔也誠諸中者形諸外噫夫豈可以襲而取與故予因其文而審其爲人性情脫灑和而不流非卽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于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卽尹和靖之奉母終身蔡季

通之爲友達論何異焉凡此皆見于諸論著中讀者試一一按而求之當知隨園之學與年俱進而德亦與年俱劭者固非昔日所聞風流才子之隨園而眞爲今日兼理學經濟辭章而一之之隨園也然則予之言豈有阿乎彼猶以爲阿者必前之徒知有先生制舉之文者也不知先生者也不知文者也幷不知予非媚人之文以求知于人者也然則予之言亦惟先生知之而已宣城宗後學穀涉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荀左嗣有遺囿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

降及北宋祗數子落落泰華恒衡嵩嶽後豈無著作手
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闃五百年後生我公
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笞駁風織雲錦
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績政府傳吳儂
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泰岱謝祿養
蔚蔚花花無春冬積累三十年胸敞邱山隆先出駢體
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聚行授梓尙求終獨將古文編
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
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
傳誌義皆紀述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
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何恐誄墓難爲雄書則儷歐陽

類紹穀深衷上規大府下埸友闇闇侃侃告以忠匡時
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闡掌故不涉小品
誇雕蟲論必歸大醇肴山雄辯猶虎鋒其餘雜著盡超
絕妙譜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雕析弊到
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
得至計元愷復出褒堉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
兼唐璐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鸑鷟鳴梧桐體裁茂密
固閎騁未免縈積由裁縫適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
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悄陋欲假偏師攻兹文一出
正鵠定眞面乃尋廬山逢我朝藝苑會合樂諸子一器
公黃鍾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

懷蔣翃首先寄示煩鄭筒賤子欵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懾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擕之竟出不返仍荆州借得還無厲韓文觀本共寶惜枕秘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煑賴挾此卷忘飧饔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據案方吟哦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雷霆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肖牟家子茍應謄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三 神道碑

卷四 墓志

卷五墓志

卷六 傳

卷七　傳

卷十三 記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與薛壽魚書
答某生書
與朱竹君學士書
答朱竹君學士書
答尹似村書
再答似村書
與程蕺園書
再與蕺園書
答洪稚存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卷二十 論

卷二十四 銘贊問辭

貨布硯銘

井田硯銘

竹節杖銘

方竹杖銘

郗盛盤銘

策秀才文五道

論語解四篇

續

卷二十五　賦神道碑墓志

坐觀垂釣賦　笑賦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序跋

卷三十一

江左王友光審訂

錢唐袁枚子才

長沙弔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兮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爽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君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死埶于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

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撓撓兮召儒生而恒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鉏符而憐汝孫兩變而莫知所為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為龍而孰為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說巡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汲汲而遯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為其知而不遇也明珠燦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歎於衾席兮勝妃嬙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泣鬼神於前席跽拳兮

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蕭逝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脫節兮鵩鳥又知而來送己之薄命個用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體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悲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快鳳凰爲鵷鶵兮覽德輝而遠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蕭曼以雲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登嗟遊涉感年少兮

不繫舟賦有序

望山尚書再莅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圃夾池屋形如舟公署其額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為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僚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笙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于掛壁月照影于承霤颸彯彯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掘衣于綠野恍遺世于川邱步仡仡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入迷崇斯三楹藻梲半榻中貯一琴旁列但裁薄媚之花界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

泄灩瀲而榜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鴝時小渚霜清望舒涼室錦綜烟庭甗瓚槃停而霧掩重檫屈伸以天成左則卒首斜臨康韭遙踞宜啟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紫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遮景背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夏始春餘朱欄右畔竹容豐陰艸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茲舟之隆然偃長虹于天半不因急雨以同帆不逐浮萍而傍岸借工欲撼以難搖鎖雖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潑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我桃李之材說衛落而心放豫猶戀波聲而與繞賞淮莊悅否而登堦花隨牙旗颺而水而風來[illegible]

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且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
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溯離抱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
前之絮影常焉此後之絮訂孰繼數沙棠之憐豈料重
登賦苕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共攜物以安恬舟
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況傍舟之茸附舟之蓏本乘
泭之賤質涉宦海之飄遙攀慈航而難再容搦腐於波
中其能無挽紼纚而脉志託雲物以歌風也哉

青山招主人賦有序

余去隨園一載半來闕五復來棲遲見石榴蕪穢屋宇黝剝書史十亡七八嘆人可離闕而闕不可離人憮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蕩蕩然故人戚然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憫茲園之不能久居也乃托爲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爲其辭曰

主人去兮胡不歸齋不見山中之笑夏蒙菜腐以蚰蟣主人歸兮胡欲行齋不開山中之猿鶴將馳檄於烟庭憶我我兮岑谷跨兩龍兮抵伏河雖饕兮無梁茅誰翦兮無居忽婉俾兮馳象輪馬沛艾兮來夫君召艉俞兮測風呼謳姿兮孰知藻兼爲之迴斤兮攫人爲之削楮

極承塵拂壁之詭文回波兮復單極落時之庨風而撇雨君欲採兮果在林君欲釣兮魚在渚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吾則登嶢崢而高眺君欲吸九霄之沆瀣兮吾則出朝霞而待取此豈不足于君所兮胡長行而踽踽自咨秋之騰裝兮車啍啍而東去山鬼嗟而聳耳兮白鹿愁而佇傾了能忍而終古兮恐美人之遲暮也世翻覆而興雲雨兮余背情其如故也百花兮春陽滿山兮巖粧盼夫君兮不見極思心兮倀倀讋厥陳兮千求待君兮悅目君綿術兮無將走白蟬兮彳亍邅然兮稅駕山之鏇兮如鐵老槐退而守宮兮藏蘅搖而掃塵危石崢嵘以挺其去路兮山背巾巾而嘗君曰宣聖之皋皇

兮年七十而返尼山使哲人而無此年兮何六經之能删削潛之挂冠兮知食祿之不如飲酒使五柳之早植兮寧不多飲乎一斗彼歸妹之翩翩兮可縱於有莫將推車之蟬攫兮保無厭逝于康莊誰將啟以相召兮忽許由之鄭勔與陳瑜其營魂兮乃尹氏之多夢使果伊優與世利兮余倜倘以遊留恐素襟清尚之倏然兮何能兮吡以體柔欲隳世而居正兮猶沂覺一發而難收忍所惡而甘就兮含所愛而他求謝元祇之初志兮聊頹光之西流及少壯之不登臨兮老教擇而何以上高邱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請聽此鳴鳥之啁啾

秋蘭賦

秋林空兮百艸逝若有香兮林中至旣蕭曼以襲裾復氤氲而繞鼻雖脉脉兮遥聞覺熏熏然獨與予心謀焉是乃芳蘭開非其時寧不知幾於焉步蘭陔循蘭池披條數莖凝目尋之果然蘭言稱某在斯業經半謝尚挺全枝喻露眼以有待若采者之來遲苟不因風而振觸雖幽人其猶未知于是异之蕭齋置之明牕朝焉與對夕焉與雙愛其脩厚葉薄蘂孤香瘦風影外遥爽心內疚乃復玉几安置金屏掩覆雖出入之餘閉必袭簾而三嗅誰知衆止七花開竟百日晚景後凋含章貞吉露以冷而未晞蘂以勁而難折瓣以斂而壽永香以淡而

味逸商飈爲之損威凉月爲之增色留一穗之靈長慰半生之蕭瑟予不覺神心術覆深情容與析佩表潔浴湯孤處倚空谷以流思靜風琴而不語歌曰秋雁回空秋江停波蘭獨不然芬芳彌多秋兮秋兮將如蘭何

老而無子賦有序

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俱五十無兒聞其小妻獲雄爲之心開乃今秋書來又已鬼殁揆其心志悼恍可知乃託爲元白相慰之言作賦寄之用廣其意亦聊以自解云爾

白太傅龜兒不存楊枝遣嫁病染風痺不怡中夜廬山之佛殿藏詩海上之仙龕待鶴乃喟然而嘆曰謂地至厚謂天至仁惟混元之不處運萬物而相因是故青曾黃頂綿綿無垠元蟲剛須息息洪鈞蛾猶術子竹且生孫何況至聖者姓至貴者人賢夸遺種莊說傳薪小者肯播肯構大者爲鳳爲麟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其裘

之學千秋何使仳倠主器董昏應門亦足逐主喪之里
尹而安猶伯之游覓驕我何人傑然孤獨兒乳者殤將
姬者殯雞林則萬首流傳犬子則一雄未卜有九服之
英名無半行之骨肉爾乃石樽客散琴臺雨濛半欄斜
焰一个莪翁慈斷慨其若失覓充充如有窮齊國之覓
床之頹迦家斷炊火之宗一髮之懸崖太險千年之得
姓將終耳篌梁間乳燕慈烏之語心驚身後梨花寒食
之風未病而凝墻生乎四體非雲而孤影蕩于空中況
復池北樓蠶池西暫雁蘇鼎鱗列牙籤集佈自樸百篇
青緗十鄰英不物物心栽絲絲于護甲乙丹黃研朱漓
露韭安于之墻蟹半燥蒿銅曼平仲之房檻深藏竹[illegible]

問交替與何人儼橫陳于道路于是愛先生者代爲謀祝而望甯馨之得晩息焉憎先生者嘲怪詫侯而疑展氏之有隱慝焉元相公聞而笑曰是何以造物爲拘拘而不諒之詩書邪夫侯龜四兆神理祐殊貸疇五福于嗣木無宜尼大聖早喪伯魚齊桓公有子六人而聯摧揚門之扇田成子有子七十而身爲篡弑之徒懸絲轉尸功臣隱痛綠衛碣帳名士嗟吁是故賢孝疏博之札遼稱東門之哭曾怒西河之泣孔辭顏路之車彼夸語兒之鄉而發望子之壟者孰亦鑒于斯乎且莫言子不孝則如龍欄氏之忘情子不祭則如公索氏之亡牲就使惠種非狂胞衣瘞紫高陽八才羨支三趾亦勢必暮

授經書朝布筵几女聘姬姿師延崔李館舍不足犢舐無已振振殷殷孳孳妮妮猶恐縱嬌勃谿請翁歎抵貲著不祥冠笄非禮教詣則頭觸屏風視病則覓夕十起佚婚嫁之將畢亦人生之已矣故曰為人作父非易居之名買奴得翁亦偶然之理又安得如此日之從容暮景孤吟青霞攪羊不懼尻背無譁滯益三副不呼百車雖在世而出世視有家如無家投懷者明月邀庭者落花承懽者猿鳥纏膝者桑麻為樂不憂兒啼覺放言不遜長者謗施小詖則戚興拜德捨一宅則倂子矜矜無後為名二姬來我而非非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墜靜言思之老而無子禍耶非耶而況心靜思精身閒學

廣逃作非凡那肯必賞安邦後世不鑄范蠡之金他邪
不畫朱穆之像宗我學者即兒孫傳我文者皆族黨又
何必為孺子牛負阿侯縱雖樹鬟媿懸弧擬撰謚委順
于兩儀尊奠球而在鑾夫然後謂之有子哉太傅聽猶
未畢心曠神全如逃禪而悟微如御風而登仙重開玉
甄再理冰絃子來不拒子去不憐終日陶然改字樂天

山問

隨園先生倉山結隣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向先生而問曰余託體爲山與泥沙俱所見隱士百千萬餘如先生者與人人殊山實瑰瑋頗有區區昔衆由之號稱首隱也吾見其蹤跡而行擱俱無猜心忘類類與天往來先生則早登金門身踐玉堂踽岐姬步指會規翔撤金蓮爲婚姻令鷄舌作學郎夫豈蒲衣石戶之徜徉者乎其次鴟夷泛舟赤松辟穀留市青盲東海黃鵠是有所託而龍蟠非無所爲而蠖伏先生又治此與公表薦葛龔吏澤如春民望如風聽琴者願展伯牙之指觀射者思彎飛衛之弓譬如四時之

序方春方夏而並非秋冬之成功再其次原憲以甕牖語人於陵則谿刻自處瞿鉶披裘東郭織屨爲聾瞶銜因瘠守闇避熱就枯索居孤露或能薄而閉關或足壓而鄭步先生又輸錄其躬斧藻其德髮若植竿瞳如點漆音聲過雲石閒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蓄藏懲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求備君子之九能傲明延之三掛是又非熒觀瞰桁實行坎窘將之所能髣髴是以後乎先生者方且緜纖天關持衛要洪纖頂衣踮魁辯絀偷縮杜餘之文資其解滯疑蘇秦之名原是古人前乎先生者方且猜膏嫩轢壯選黒鄉魁顏揭舁傑仆歲邴希飛亞之弋獲志曰森而

長先生胡爲乎冇冠不彈無髩早臥髮長心短退勇進
惰雉膏不食匏瓜空大袖巧手而看拙匠之傷沉慈航
而開千帆之過秋蛇赴穴覓失其節雄雞司晨不鳴何
開曷不就明夷之占吉而答玉女之洪鈞乎先生曰若
山神所言可以語下未可以語上也徒論其理未曉其
象也則獨不見夫麋鹿乎厥角嶷嶷野心濯濯騎之者
身顛𡚁之者足蹶此石隱之流非我也又不見夫舞象
乎黃帔而蹲襏襫而朝一浴之外無時逍遙此朱紱之
困非我也惟夫駃騠蒲梢騄耳騋騊對天長嘶顧影自
豪非不如近爆翠和鑾鑣非不能登天閑舞簫韶然其
所愛者則在乎滋注之水黃池之沙崑崙洗鬣瑤臺銜

花固不能久歟乎勿豆而獨參夫王家余實慕之是耶非耶且夫君子之立身也才欲其大志欲其小能欲其多事欲其少故名成而身樂心安而境好其處世也居前必令人輊居後必令人軒故湖上不賣魚山中不鬻薪當今莊醲舜醮夔拊龍言禮明樂備雲動雷屯家家鶴膝處處瑤琨來未必有我去未必無人不少北山南仲戴星轉掌只少康衢華封鼓鞏擊壤不少欒人佼曲鵠項漸襟只少執鍼司草治粟縫衽與其摒擋扶掔知壽宥肘曷若勇夫垂閉聖人不手與其王孫自厲執鐸將振揚若中年病志發空而游我是以立身乎蹠癡之半食飲乎清濁之間神劍小制慶雲偶蝕蓋父一蘇而

不上下彬十擲而仍攜周鼎碁伍而敲其指楚焞欧卜
而全其天竹素供奉烟雲周旋逢衣淺帶稍邱老爲是
既不愧夫鷦鷯之宿智而亦何愁乎胡老之華顛至於
没世無稱君子所耻是有命焉何病乎巳且夏四百年
商六百年豈無其人自健自賢卒皆爲而無考耶而無
傳我獨何人而獨憔然山神聞之氷襟而出踴躍而歌
曰山之高不如子之超山之靈不如子之明將子毋悶
吾失吾問收雲反風請與子終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亦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

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于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遨游者無有焉士旣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寛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旣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于是才儁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旣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安

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襍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于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旣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

艷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子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鬭漢末士多故須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橫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于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戶口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遣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宋免過襍部慈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輿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褊荒難驅。繼爲火祉焉。更契循葬。除苑除毀。子產私歎。嘗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採刺顏色。龔危得之。拱乃用術。子產過時。有悴其容。問不毀故。感動于中。顧曰舍之。以妥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刑恃。巧干仁。愚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寧墮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鬬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爲國教孝。匪已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爲箴。今之從政

曹黄門先生像贊

倓然之容義然之狀想見峩冠立金階上惟
聖人建極四門首闢公遂共將爲邦司直脊筆奮舌佗
佗矜矜吾以吾鳴匪詭隨是爭惟大猷是經
帝爲傾耳晷見施行未竟其用左遷奪俸如華堂撓棟
如朝陽喪鳳人皆爲惆枚曰不然荀子世有補徐樂一
書已足千古而况公文有集如許

朱栩贊

漢有朱栩爲漢賢吏賢既佩尸栩獨收視犯莽有禍嗟並無名栩莫不知而捐其生栩曰不然吾行吾情聖卿雖使媞媞可矜巨君作賊篡漢有形哀賢誅莽識所重輕借曰私恩愈見至誠嗚呼世人惟勢是附貿其羣公客所景慕勢盛勢衰客來客去來將何恩從從馳鶩去時何仇悠悠陌路但有避趨而無好惡奚況于賢伊誰肯赴栩之所爲義同欒布班史大書子浮隆隆當建武時爲大司空惟人至剛惟天至公嗚呼世人鑒此高風

卜式司馬相如贊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一人知之衆人不知也衆人不知則雖千百世後亦不知當日之能知之者爲何人也而其人旣已知之矣見幾而作矣則所存乎史冊閒者不過其迹而已推其迹以得其心者于卜式司馬相如有獨契焉當武帝時中國耗矣帝之雄心未已此楊可告緡之事所必有者也法網密矣帝之猜心未已此淮南賓客之誅所必有者也卜式知家財之難保而先輸之于官即陳平之裸而刺船也相如知仕宦之難爲而愛閒多病即子房之辭藏其用也帝知其無可告之緡則轉以黃金賜之知其有未盡之才則用于遺稿求之

似要福也而不知其避禍似避禍也而不知其要福以武帝之雄猜落兩人度內而不悟而其忠愛之心持正之氣則未嘗不一自于朝廷又能各因其分以立言而仍不蹈批鱗之忌式官已尊寵已固故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何其犯也相如官尚卑資尚淺故僅有諫獵之章奏雅之賦何其婉也嗟乎使式戀其財而不獻必爲郭解之徒而相如仕宦不止又安知不爲鄒王主父之續乎讀史至此爲發其覆而又笑世之鄙卜式而薄相如者眞淺士矣故爲之贊其詞曰

天之生才代不絕賢何建元五十四年而覓寂然此如驕陽當天百草萎蔫或陷于法或遯乎田陷法遯田名

皆不宜一式一長卿獨察機先毀家家存病身身全一
信乎君而以危言讜論者一忘乎世而以高文典册傳
較之汲生之戇曼倩之仙覺別開一徑而無愧色于其
間嗚呼欲知人先論世如二公如其智如其智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公名允隨原任雲南總督）

昔有羲叔分宅南交平訛敬致克覲帝堯穆穆張公繼羲而作秉圭卅年不離南服維彼滇南實開新疆匪漢晉唐高山始荒驅鷹作鳩牧狼為羊疇是猢獠而不叛亢急之挺矣緩之梗矣萬洞驛騷兵在頸矣公來至止勿弛勿震勗帥以威參和以仁如古黔疏手奓混敦如古夷隸與鳥獸言鉥昭通路五百餘里俾彼鋒車周道如砥鑱金沙灘百有三十俾彼方舟安行枕席蚖螽杜松九施土平既艾與艸靡穀不登張立驛牢胥疏壖弼商旅僊然駢肩登轂侁侁有苗金環花衣夷歌僸佅媚於侯獵狃狃荒服罔敢寇災嬰環盪琫于于其來地不

愛寶五金鋈溯鈞考裹虢鞭箝桑孔赤側既鑄如泉環流入省輸銅歲省鬻牛經算綜極不可計籌 天子曰咨卿賢元功可坐論道以相朕躬六十鄉殿二肆歌鐘與卿樂之其風雍雍公拜殿上民泣滇中朝有聖相滇無神公五朔三名未竟其施遽殞旗翼而乘雲螭于人未眺于公無惱如此哀榮得歸亦好巍巍遺像琛版星冠盱衡振色孫袁藏于華嶽立隼高梧翔鸞望而氣肅對之神爽公第五子與枚通書命作贊語以永終譽枚無金管敢寫淩烟再拜稽首做班孟堅寸莛鐘撞撮土河墳匪質時賢質公在天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袱襠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騶擁之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鬻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惶覷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綫之衣從竈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

無與也必欲舉天下人而爲搴盡悖矣尚書亟表已之儉故幷戟襪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徹乎彼也故曰克已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殺其頭懸竿以警衆也。後復巡蘇奴挾妓而博爲州縣錢箕坐大啖大府覺不問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疏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搦丁鯫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事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于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恣甚然則上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雖重

眡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為行其心之所安殺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為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尚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爰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為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即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為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

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末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勤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噫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蔡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衣縧之元黄之衮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心天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天官五官豈我有哉天與之百官豈我有哉人與之以偶然之有遂不可必與之數而又未有而求之旣有而恥之棄已無有而思之是制于與不與也夫與不與彼又有所制也天制于氣數而不敢與不敢不與人制于天而不能與不能不與吾又受制于所受制之天與人而望其與我其不與吁其惑哉雖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爲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爲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并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李先

生搖組鳴轂之乎中州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氓矣則又搖組鳴轂之乎江南不逾年解果其冠傫然氓矣邪之人甚怪之甚避之子才子曳先生之背披先生之胸暴之乎項氏之園大暑日中而晒之日嘻先生其有道者歟始吾見先生之頭棄其蟬冕以爲頭無官也先生之身解其印綬以爲身無官也今日光耀先生之方寸蕩蕩然榮華之不知與渫之不分然則先生之臟腑百竅俱無官也以無官之先生而人必與之官先生不辭以有官之先生而人不與之官先生不恍吾知之矣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于我也耳目口鼻以粉飾太虛而非我有所求于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于我

也朋之爵祿車馬以受其利濟而非我有所求于人也赤子之哭不願生也初生之哭是則將死之哭非矣丹穴之逃懼爲君也人君之逃是則人臣之不逃非矣今之人已無求于先生今之天猶有求于先生于是有鼻而且甘乎椒桂有目而且玩乎白雲有耳而且躭乎松泉有口而且論乎是非而且耳不隨人聽目不隨人視四支不隨人約束臥可也坐可也居可也行可也一日可也百年可也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五官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全言未畢先生蹶然興曰吾聞中民之士榮官吾非中民也而子又奚稱

錢唐袁枚子才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　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
公薨　天子再奠于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
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堦次子翰林庶吉士堪輿櫬歸
葬剛日已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
學于子州父舜學于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
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訏謨無聞而要其能為堯舜之
師其人必遵卑遯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
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舜復生
然則公啓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槪又豈可求諸
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
宣髮廣顙齒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
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斷治獄忤總督
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
信爲解于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
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
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陞任必詣翰林衙門公
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衞洋石墩多

風魚之災公撫老鹽倉於中小亹潮夏蓋山功成民慮
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
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僉議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衡錄年氏家譜遐
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
爲經以滏北口兩淀爲門戶穿渠引泉四坻衛隄溉田
六千頃其將赴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
泣醫檄將驛決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辦躬昧道神誠
凝然而丁孩贊軍國靖密辭獵朝延倚如金城故爲都
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官日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雜斯徒跣涕泗力請。至於批鱗叩閽。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謂不得已。則引古舉經禮。請從征西戎。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重違其意。乃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僕。公呼謝者再。開封稱是邪。仍還之曰。以束修問先生。於詁甚古。受之無所爲非。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疏。無藉於僕。故稱是之。則已受汝儀矣。奚必及物耶。今上在潛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遇可

大行輔志辨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閒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諸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髮顏充且盡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惓惓之忠卒以成疾輔 新君乙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日亟閉戶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亟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于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

銘曰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
肝思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禔躬何約玄物何豐
孤終旣協陰陽就宮變調燮將休我王風凡彼百工俾
侔衡衡或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于太傅而曰君子競
罔不愈同深末壞矣心支則崇舟楫朽矣虛海波之或
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之股肱以快說
命徐晉琅琊王　太廟祀于太學講于旂常紀于鐘
荊松柏九九華虎嘯嘯來時一祀以佑五嶽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瀍菴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于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林

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沉詳不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猺横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諭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備偫改哀牢山土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曾魁茅

洞諸寮所擒呼呼腦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變調公督浙閩公道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温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刼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夷讋服生番阿密民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竹腳寮南投峙兩路進兵禽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忌者欲傾之將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駭民白奏之　上以公袒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逮內

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餉閱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
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猓猓應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
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權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
尋遷戶部尚書入都過寶應恭謁文良年六十三公揚
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竦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
瞑開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求於自然人相
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顏霽
寵或忤 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孥賓
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
寬不能撥之使奮代人暨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

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追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蒲坦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粮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亡不為多無之不為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將為脫其罪收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為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感感折節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發胜問李李奏稱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際文紫生肉斑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

命。褫。公。衣。公。黻。以。爲。將。刑。侍。衛。厚。公。胸。奏。曰。李。衛。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私收
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
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
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
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
堪輿家言四卷珠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
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壻大興縣秀才嘗之
原子某
銘曰泰山之。峩。崇。朝。而。亘。何。郎。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
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

姤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始任𢦏冠來扶王風赤霄冒頂素手捫穹導帝九阬罔弗棣通悅尼來遠有睟其容歸邪星出自澤神通蛇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猱村狗國區人鼈封靡不書雲奉歷横草成功徵衣旁旅其聲喝喝　帝曰汝太將牢而弗操剸宜淬其鋒以持劍臘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敎民三日先甲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冢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盡置以爲像兮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
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衛家懷
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
聖學自布衣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于孔孟
以事被讒人懼且不測而公搆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流康熙庚午舉
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
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悍迎搴者
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

公為切禁絕牢獄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為翦茅葺屋撤牙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房其馬夏不宛暍順時閱士教民農桑暇蓄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乎巡今兼乎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即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求覈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

詔即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
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
轎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 天子召對良久命
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馬賜第時
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初康
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列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
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
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
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臣言可採者爲代奏
開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
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眷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

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閱庶常卷勞患手足痛　上
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
子以弟子應詢爲子甡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
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容仁人貴際
大賁無色大羹無味藹藹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
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
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彤伯班序顛毛公拜於殿民賀
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晷短逝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耇九
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
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公諱傅鼐字閣峯先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泰從
太宗文皇帝用兵有大功子四人次子驃騎將軍噶爾
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
書目數行下年十六選入右衛侍　世宗于雍邸驂乘
持議不頗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羹堯以大
逆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雍事上
久能知　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某寃而不言非　上
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語平反無算岳興阿者九門提督
隆科多子也隆柄用時禮下于公公不往及隆敗公為

上言岳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爲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情形　上不以爲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召公還予侍郎銜命往軍前參贊未行仍命入宮侍起居　上遊和醫藥事皆公掌之十二年春命公觀兵鄂爾多斯部落中途偵賊數萬掠地西走公即赴刑遊擊請于大將軍馬爾賽曰賊逃死可唾手取也雖遠來雖兵疲猶能一戰惟馬力稍竭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雖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雖受其罪馬黙然再三云不應公憤激自率所部出與賊戰大敗之獲輜重牛畜萬計卒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天子大悅賜孔雀

舒穆佐平郡王軍謀斬大將軍馬爾賚狗於軍會賊有
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問公公
叩頭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
客學士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氛甚惡窮沙萬里雪
沒馬鼻行者迷向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辭嚴徑
上馬馳抵策凌部落策凌坐穹廬紅氍毹爲褥金龍蟠
登五尺高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
容宣　詔音響如鐘酋蠻伏地觀者以爲計皆膜手指東
言曰果然中國　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
山爲界策凌曰阿爾泰不毛之地中國須用且我先人
披荆棘闢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寧忍棄之公曰以

爲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更善昔我　聖祖征噶

爾旦逆好於若國若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旦送來在

途病死若國震于天誅即獻阿爾泰地方中國受之體

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以爲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

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妄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

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

鄂托宰桑者蒙言十四路頭目也公此曰出嘉峪關而

思歸者屬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識事集萬世

和好不集三罪禁骨一言可決而護護如兒女子吾爲

爾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越日策凌加約繼表求公赦

奏并遣宰桑同來獻駿駝明珠等物　世宗大悅於天

下。加公三級晉秩都統　世宗崩　今上登極遷刑部尚書以誤舉恭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刑部尚書孫公嘉淦奏請就醫私第許之薨于家年六十二葬西山獨樹里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次科占次查訥俱有父風公寛于接下太雜剛于事上太戇伉爽自喜好聲矜賢術飾而疎目以故無平不陂禍與福俱丙辰會試榜發公奏請搜落卷　上允之復取中三十餘人有廣東劉起振者年八十八以公薦入翰林爲一時盛事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峯鰲峯東皋南莊諸勝積書萬卷招四方人與遊性理經史詩文醫人日者悉萃集爲采親王任事時聲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何王

發聲聽未畢輒迎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世宗責公曰汝知渠覩王何語而汝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銘曰公如劍其干將乎誰不欽以其光乎卒以折缺乃剛乎迷陽迷陽傷吾足乎固不如赤堇之錮而南山之藏乎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王公葬黃岡陽邏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琛來言曰先祖遺命非爲碑碑缺至今廷琛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于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羣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奚辭

余謹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瑯琊十世祖東平侯遷于黃岡公父用予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故封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偉異八歲侍封公于淮封公指舞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

一書曰兒讀此斷掌此擲之禮經一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刼其家屬公逃深箐中三日不食譚爾恒者九江豪也夜夢采鳳翔竹間旦伺得公餓色焦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衆烏合無遠志又無刁斗之設每夕豬啼而醉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糾鄉勇百餘秫持鋤盾公操戈而先衆從之直衝賊營賊大驚手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

將也時公年二十一癸卯中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于鄉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既貴爲謂爾恆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非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覽疏後

聖祖巡烏喇歎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于仁乎

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脚費若干相沿爲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

除之便　天子以爲然歲省浮額十餘萬西江稅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嗣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爲建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徜徉山水若忘其爲國老者然　鑾輿南巡公三逢盛典每見則賜坐賜饌藥勞問優渥鄉里以爲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升次材任巳未進士官副都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令次材猷材信材振材振即廷泰父也先娶陳氏繼周氏俱封夫人

銘曰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爲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然禮儀三百幼嫻學詩　曾孫孜孜作我宗

勗帥以敬克相朕躬斯齋築斁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袁公拜稽首含舒憲章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球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格于穹蒼侃侃霜肅澄澄水止無赫赫之功不沾沾自喜老而安焉三山二水廷泰者文黃中通理黼黻元石永光爾里祖德訪孫碑文助史公侯之裔必復其始

和碩愼親王禕

乾隆十四年愼親王神保住以罪削爵

天子命鎮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福臘

闊封貝勒父福存封貝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鎮國將軍

讓與從子恆魯而已托足疾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　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

豚之饋

世宗亟之授兵部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

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蒞無擬

將順爵如失道氣盎然服侍皆內監宦者每見屬吏南

面坐監司以下長跪白事外于周孔仁義一不關口聞

人善則信開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經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子弟然甘肅歉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旱普賑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衡永郴道某修杙桿州于洞庭湖便交自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趙柱庇之某故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相容走關節京師凡貴人識王者聽請書月以百數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先劾奏某褫職擒問服罪然後聚而焚之御史朱續晫劾福建巡撫某受謝州守某贓　上疑不實命朱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俱求解任開朱來欺其孤遣猾吏鉗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先舉發而爲朱所奏必護前求以小臣犯衆怒行罪卑外勢必

不能自脫。王竟自伏矣。察罪參血米而益巡撫太守乎法。天下服其公。越俗尚禨有五通神為祟。王毀其像將寘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懼為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媿餅千艘。截河而哺兩岸。喧聲若流。粟色立變。詔府縣放手開倉庫賑寧。役侵可重。領可務。使恩流于民。凡搯發資送廣張廠加恤。各色口糧不果。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一千萬。官吏震駭或色不相許。王杭杳曰。吾獨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縱為活民故。罷歸于心不更安耶。論者謂江南是年災實非常。然撥百萬札凖捐將鮮澌斃死。又不相冤。災賊殺非王之勇不能有。非皇上之仁。亦不能容

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召補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遷尚書封王一年薨王宅心遊目恒在三代上入學講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簴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居恒危坐吾吾雖矜莊而虛己已甚常指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王之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節理經非矣其不亂云云須取中之以見吾儒所以異于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肅而謝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先生者也裴校宰江浦時王過境儀從索供頓勢甚張校以實啓王嚴檄禁飭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深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二卷薨年六十九謚曰儀無子以從

子恒質嗣

銘曰彤魚昌僕分姓羲軒河間東平卓爾不群惟王秉之爲　國宗觀聖涯稅駕元淵澡身吁恭觴物拱抑天人紀終領開悄悄好學六埜陰陽三雍禮樂咸精其能爲民先覺洽日九披卿雲五采高掌遠蹠㫖于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力　帝庶難道乃見王功犁黎淑王立廟烝嘗王不能到王在孔廟溫明秘器八稱龍輦同哀共嘆丕王幽燕道知家旁太極流泉定無祿草盡著芊芊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前涖里魁過必問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賊竄野無停柩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廝強匄毀器拆屋拘之不服曰我固山子也公怒命縛輿後吾將訴于將軍輿夫慫驅猝烈日中公揃貲鬍散紆其道同山子不能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爾必家奴教之耳杖其奴四十狗于市自後八旗翛然撫軍費叔琳獲罪有蜚語稱其弟叔璥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能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曰觀者如堵墻黃公因服噤齘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猝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窮竟若奏不實而罔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為不可今孩兒老母荷下在庭下辱將軍玉聲一問則叔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目外望諸百姓俯伏呼曰如魏公言黃竟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寧公爲安徽布政使得朝夕見矜寵甚盛公時年六十餘朴而和婉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其次子內閣侍讀允迪來曰

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惟子是屬枚懍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爲履晁譏又思銘公可無愧詞而枚文或將藉公增重乃按其狀而書之曰

公諱定國字步于號愼齋太父諱菁官中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砦鼎革時守將欲屠砦菁舍人給契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砦同死將識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方泰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鶩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懽呼曰魏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冀州　世宗登極遷守

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蔡令某怙田勢侮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詔直隸與布政使張适携人致死謫戍黑龍江先是兵部尚書傅鼐謫焉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亡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母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爲盜法當死公爲減流雖遣發公意猶若其不欲遣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傅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述前夢大歡笑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

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傳閣峯為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感者容顏尚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胥居奇苛駁各屬冊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催還之遷安徽巡撫入為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關南關課羸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羸為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為婚何事于媒

爲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涵

暉知鎮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一檄禽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

且傑壯道若渴義若熱即之溫溫如不克異之委順震

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榮爲公碣